

大同府志

大同府志卷之二十八

大同府知府吳輔宏纂輯

藝文

碑記

國朝 北岳恒山廟碑記

張崇德

粵稽瀕洞未疏曷分六合氤氲乍啟迺判兩儀陽德惟清
昊昊然穹窿罔極陰元載厚厯厯乎塊坳無垠高卑陳而
動靜有常剛柔推而變化莫測星曜著焜煌之象河山呈
廣大之形岳瀆通靈肸蠁效職蓋自帝堯肇都於冀土神
禹告績於元圭封山濬川爰表鬻鬻四岳燔柴瘞玉俾鎮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一

芒芒八埏第泰華蹀躞於青雍望不爲守衡嵩盤萃夫荆
豫險弗稱藩詎若恒宗之拱衛京畿包互中外配乾象厯
坤維闢天門開地戶也哉考周髀之度天起牽牛而左舒
稽宣夜之推地自昴畢而右拓躔列大梁耀當辰次稟一
六之眞精含沆瀣之清氣昭剛中之坎德運勞潤之元機
所以霈澍興雯錫祉祥於下土歆雩饗禋奠林總於遐方
其背也則舊隋稭立斂菁薈而巖峽其面也則逶迤周回
茂松杉而葱鬱且子爲元會運世之首水居火木金土之
先萬事本於黃鍾四時成乎冬令息息消靡已生生化
化無窮維此恒宗備夫衆善因蘊至德爰命令名所謂高

明配天博厚配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非陰陽不測之
悠久無疆之妙其孰能與於此哉溯洄脉衍崑崙瓜連殤
石拒洪河而撐渤海綴句注以底太行磊嶂峇堯翹翹焉
狀蒼虬起螭重巒匐匐蛇蛇兮肖率然蜚螭崿崿數州雖
裨竈弗詳知其延袤盤紆萬里卽豎亥未徧步其縱橫列
障以分疆域設險以鎮堪輿鎮龍堆之曠漠截薛秦巢控
鴈塞之雄關嶙峋巒巒玉華聯繫夫左掖翠屏孕峙於右
肩紫荊前襟白登後擁職方紀昭餘之淵藪水經載恒滌
之源流仲遠述其巒岼曼倩圖其萃律幽人來况攜昇以
濟勝遊達士登臨著屐而舒遐眺蹒跚古峽遡遠長岡依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二

螺髻之峻嶒歷羊腸之迤邐振衣步雲之路凝眸望仙之
亭姑射神人崆峒隱士雲旆昔傳驪而降止霞冠曾望氣
以追攀緱山笙鶴已遙蘭臺覆瓿何邈惟見重岡連遶而
巒岼危磴硨磳而陂陀怪石傑嵬而巖嶮巨壑豁容而濃
澹太元之冰齧齧兮互凝 穴龍湫之液淼淼乎滂瀆渾
泮覆嶺琪芩實葳蕤葩璀璨被佳瑤草莖扶疎葉芊眠清
風拂而颺馥皛日耀而增鮮鬱鬱蒼松蒼葳葳礪何亭亭古
木森蔚叅橫空嚮紀繫蹇奇蹤連理萃扶輿佳氣珍禽揖
揖睨韻囀聲瑞獸蹒跚蔚彰斑色冽颯歔瀉於籟竅訔訔
磴峪輕颺搖曳夫條枚驥駢駘礧峪蕤三秀仙葩瑤實

英瓊蕊巖竅五紋石髓黃芽紫妣青精微雯耀耀於寵穴
神漢鬢鬢乎巔椒陟操縵之堯臺何攜韻磬而歸元圃覿
爛柯之陳迹獨遺方罫以薄蒼苔矗磴躡而猱捫心惴惴
以發悸兀阜峽如蝸蹙足踳踳以凜懷步徙倚而踟躕聊
淹畱而睨睨碧嶂依稀繡續空翠不磨素斨髣髴彪彪
彪如炳琳宮珠闕縹處鴻濛之中紫府瓊樓列布巖崖之
上媿壺嶠而爲伍播倕羨以比肩鼓祠笏躡跨谷彌原幽
閣廢廡臨阿倚澗美景紛難縷悉蓮蹤香莫徧晞山岳藉
以生光簡牒志而增賁摛才人之著作峯如筆筆如椽寫
騷客之吟哦景有詩詩有畫亶金城之福地洵總元之洞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三

天若夫登礮礮之丹梯躋嶺嶺之碧巘垚垚埒掩映重
嵐綦塏塏而輪奐雋宇謗躡迤層靄更寥廓而崔巍簷
牙旣羅比以參差棟梁復偃蹇而夭矯丹青炫彩交含星
斗之光釉穠流輝互耀雲霞之色紛縝藻於棗柅編麗慶
於根樞圖精異於垣墉儻蛟螭於甍穩鹵藹穠葩用之剗
劂鞞鞞煽爛翩翩蠅蝻動之描摹均推翠粲央央然斑彩
瑣瑣豔豔乎光明熠燿岳壑勒磨崖之什挾風霜霏雲露
珉珠鏤殷薦之章麗色絲濯藻錦苔蘚膩鳥蟲之迹設霧
誰詮霾霰封篆籀之文睨矇曷辨承乾奠坤而作鎮信是
名巒辨方正位以居尊允云神域第緣洞號還元窟稱飛

石樣請張以傅會致牲幣而移遷雖陳修乎薦獻實輜贖
夫神明安所謂禮冠六宗侑享於園丘方澤尊同五時匹
位於玉女天孫也歟矧夫惟神主岳惟岳藏神窅窅冥冥
洋洋赫赫其功不宰其載無聲詎獨錫純嘏以福惠黎元
抑且資奠麗而救寧邦國所以自昔膺承符命統御寰區
莫不考核古聖之鴻規繼紹前王之令典誠申美報仰答
洪庥輯蒲穀以省方望秩肇諸虞覲眡公侯而議禮懷柔
昉自周巡秦登刻玉之符載瘞珪璧漢進泥金之檢爰闢
畛壇貤爵王封始於唐靖紛內禪之世晉宗帝號由於宋
靈文申錫之年元魏首營路寢於東椒故明再拓闕庭於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四

北嶺雖百王未盡詣雲亭而除墀然歷代咸皆奉玉帛以
告成惟是運有盛衰治分興替或缺或廢迺易迺尤溯自
周秦降臻唐宋車轍東而天王守鼎僭亂作而列辟爭雄
政教不行於諸侯會同奚睹於方岳素靈甫斷赤火隨炎
芒碭真人收失鹿於共逐舂陵景胄噓死燼於再然嗣惟
峙通天聳承露覬覦仙神之邂逅徧幸恒岱以遨遊迨及
漢終而三國晉暨夫六朝宗社傾移擁虛器於奔播疆輿
分裂委柴望於蒼茫維拓跋撫治平城琴陽輯安近甸時
儼步虛之法駕比遣釐祝之輜車迄至仙李蟠根神堯垂
統雖貞觀親擣翰藻伸達寅恭開元特頒冊符祇昭褒顯

行蹈夫沿譎襲陋事出於瀆禮盭經既而五代相承兩宋
是繼屹屹山靈四百載未釐禋祀巍巍岳觀千餘禩莫並
華膏速元統一海內屆明奄有寓中雖正定溢濫之稱終
則倣晚近之習於戲修廢舉缺待聖主而後行議禮考文
迄盛朝而始正洪惟我

體天隆運英睿欽文大德宏功至仁純孝

世祖章皇帝協昌期而作聖闢鼎運以飛龍濬哲文明溫恭允
塞紹祖武宗文之謨烈開天清地寧之統基濫徼悉同車
書之轍垓埏盡入王會之圖故凡鑿齒貫胷彰身交趾無
不梯山航海獻雉貢獒識建極之有聖人慶綏猷之惟元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五

后至若二禮五教罔弗誕興八政九功靡不備舉化臻雍
皞世際光昌符珠連璧合之徵覩雲爛星輝之瑞而
先帝幾康益慎兢業靡皇詒講幄絀繹典墳臨辟雍躬親釋奠
肆眚災優軫卹施蠲豁罷加增憫惇獨時周饘粥賑饑饉
特發帑銀樹植金雞頻修三歲之禮詔飛丹鳳遐敷萬土
之春俞黃門之敷奏正元岳之明禋制超百代之規典復
千秋之曠功德聿隆於堯舜禮樂媲美乎虞周嘉謨偕山
岳同巍盛業與乾坤並永者也伏遇

今上宣特縱之英資紹無疆之鴻緒紀元於攝提之年肇位
於赤奮之歲春王正月天子萬齡乘六龍以御天懸象魏

於中黃之道斂五福而錫極垂衣裳於太紫之垣膺天眷
之申佑荷神庥之介禧爰循咸秩之文廼舉大享之禮彤
伯肅儀保章涓吉鸞臺揆藻少府頒香時乎序值初秋幹
周旬浹服楚楚之華袞秉峨峨之介圭臨黼宸下綸詔徧
禋河岳特簡臣鄰爰命起部之貳卿代祀恒鎮於雲郡旌
旒繽紛映朝霞而灼灼驂乘駢集鳴曉風而駸駸載協靈
辰恭揚盛典合萁梁疏穊穉濟諸簠簋蓋苴商尹盜飶薦
於豆登闔鞞鏗鏘六奏和而神聽瓚璋秬鬯三獻具而禮
成朝使達

帝命而祝釐惟誠惟謹部臣率寮吏而助祀克敬克嚴燎燭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六

輝煌星月炳煥恍惚纁車降止幾希絳節儼臨由斯神歆
嘉祀天錫純庥保國祚如金甌鞏皇圖若磐石垂統於聖
子神孫而靡極歷紀夫千春萬禩以無疆民豐物裕俾率
土永樂堯年俗懋風淳躋斯世同遊舜日又詎止岱雲見
瑞膏呼效靈矣哉崇德枵中無學彪外不文慚領郡之無
長愧事神之未洽忻逢曠舉幸侍班聯是爲記

山陰縣重修廟學碑記

汪灝

今

天子稽古右文崇儒重道駕六龍幸闕里行禮奏樂釋奠有
恪製詩紀於石撤御繖列於楹大發內帑以新其廟貌又

親灑 宸翰大書萬世師表下令郡縣學皆摹勒榜大成殿三代以來尊崇先師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夫上行下效所好必甚宜乎郡聳翬飛邑輝輪奐矣乃余自辛巳視學三晉所至瞻拜宮牆率皆畧整苦葺暫潔灑掃甚且垣敝薨穿半鄰摧敗求其焚燎布翼棟桴高驤者不少概見詢之守土守土者曰吏治雜而多端考成嚴而才絀旣寡餘心又鮮餘力衆謂僉同似亦有未可過繩者焉比較土雲中道出山陰小憩郵舍聞右壁橐然治土聲丁丁然剝剝然治木石聲問之曰邑令有事於聖廟余因舍之埤垣而微窺之邑令整肅而咨度儒師俛仰而占對百工勞心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七

瘁力以勤藝事余退而嘆曰夫非邑令乎哉一無惰容百無廢事天下事豈不存乎人哉壬午長至爰歌落成邑之諸生乃臚其工程請余爲之記余諦觀其經營之所就首啟聖祠尊所生也以逮先師禮殿先賢兩廡類宮池橋禮門義路 者廣之卑者巍之欹者植之腐者堅之剝者聖之缺者完之湮者濬之陋者藻之至未建之魁星樓已殘之左右坊舊圯之明倫堂久廢之鄉賢祠又莫不規模大備耳目一新彈丸小邑於是巍然成壯觀矣余聞令之爲人廉而貞公而明輕徭薄斂兆民懷之扶良佑善士子歸之士信而民孚夫是以舉事而易觀厥成也因而思夫天

下之人才餘於事斯有餘心心餘於事斯有餘力他人治民而不足令兼事神而有餘書不云乎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微斯人孰與歸今而後天下之令猶假口於心力無餘也者余願舉山陰以繩之且以激厲之矣令甯姓名朝鼎字坦園直隸山海歲進士皆大清康熙四十一年歲在壬午長至後穀旦

雲中書院碑記

邵樹本

書院之設所以廣學校之教而與黨庠術序家塾相表裏主以山長自有宋始而唐校立經師庠立孝經師已開其先惟循名以責實斯有助於作人之雅化其不可視爲具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八

文也審矣乃號稱能吏者輒謂迂遠非要圖又或鄙其俗之椎魯無文也而以爲不足教是良師固難其選而當事君子有志於復古儲材毅然力起而身任之尤未易覲也
余奉

簡命視學於斯者三載雅悉此邦人士質勝於文未敢挾奢望以求其備然每按試諸郡平心校藝其間莒豎穎發亦復有人因知造物生材不限乎地培之灌之莫非嘉植而棄擲焉可乎今大同太守嘉公之重新書院也與余所見畧同余耳熟其循聲久矣於是益重其賢而知大體夫大同自昔相傳長於武而短於文說者謂風氣使然太守曰

是固有之然非長吏所宜言夫德行之不講文藝之未習
藏修息游之無道皆守土者責也矧幸際

盛代文明諸生卽敏鈍不齊率多蒸然向化思奮於學今
無以成其材而逆計其材之難成其偷已甚豈莅官臨政
之道哉爰自下車以來良法以次修舉而尤惓惓以樂育
人材振興文教爲先務聞城東向設書院傾圯已久舊址
改爲營署乃於府治之西擇其地之高潔而爽塏者重建
焉自堂齋門廡構櫺棖角以至庖湑繚垣之屬一一秩然
井然不侈不陋系以雲中仍舊名而誌其地也明年春將
延師之有道者掌其教特請余爲文紀諸石蓋深望來者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九

念創始之維艱俾有基而弗壞度幾儒風日進於上而非
徒以是博造士之名邀頌聲之作也於戲太守洵可謂賢
而知大體而其餘善政卽是可例推云抑余更有期焉夫
教之不先上之愧也若教先而率不謹則其咎又有所歸
詩云無小無大從公於邁又云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言魯
侯旣作泮宮來遊者衆而且賢今之書院等於古侯國之
學旣樂藏修息游之有所則所以講德行習文藝相與敬
業樂羣以無負賢太守曲成之盛意者當何如耶此又余
之所拭目以觀者也是役也經始於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之春落成於二十七年壬午之秋鳩工庀材捐廉俸以成

無費乎國帑無損乎民財至修脯膏火之費若干則與知大同縣事宋乾金暨各屬州縣約按歲公捐而協辦之其隨太守而捐助者爲署縣事王正茂監修者爲縣丞甘延年例得備書

重修大同府學碑記

史奕瓌

事有亙古今參天地而莫尚者學校是也蓋學校王政之大本也大同府學居城之東南宮牆萬仞俎豆千秋邇來文學益興科名絡繹特未知創於何時按郡志重建於前明永樂間自乾隆七年重修訖於今三十年矣風摧雨蝕綢繆未暇墻垣傾圯丹堊漫漶豈特觀瞻不肅爲守土者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十

之顏赧乎予莅任之初卽思葺之祇以工繁而庀材亦不易遲之數年未遑從事也今若日延一日則傾者愈傾圯者愈圯將何以勵士風而敦教化哉遂首捐廉俸爲之經始而牧令諸君子亦踴躍樂輸以助於是鳩工飭葺自中秋後七日興工甫逾月告竣工不知勞民不知費而已美哉輪美哉奐矣古聖王學以造士擇鄉里之彥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教之以禮樂若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事無一不出於學習其耳目而專其心思而天下始多忠孝智能之士我

國家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黨有庠而家有塾車書文物聲教暨於遐宣雲中多士莫不春誦夏絃秋禮冬書彬彬濟濟於重熙累洽之餘而何可使聖人之門傾頽不治卽無論於王政有關亦非所以勵士風敦教化也考之於古酌之於今學宮不可以不修也如是夫工旣竣大同吳令請予記之適予量移河東俶裝在數日間匆匆握管記其事如右至所捐銀數及董斯役者皆列於碑陰時乾隆二十五年歲次庚寅孟冬吉日

培風堡龍神廟碑記

張坊

風雲雷雨之神合祀於南郊南壇蓋以其代天司令俾百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十一
昌萬寶震動發散潤澤長養使之暢茂條達堅好穎栗春生夏長秋成以錫福於我蒸民也雍正七年

世宗憲皇帝以龍神風伯久已特建廟宇而雲師雷師尚闕專祀令特建專祠虔奉禱祀是欲爲民祈福也或合祀之或分祀之安徃而非浩蕩之 皇恩以昭報其護國佑民靈應不爽之神功也哉天鎮爲三晉邊陲廣六十四里袤百七十三里計一萬五百戶爲村二百五十九村皆建龍神廟余入廟展拜見粉壁畫像森爽異常詢之畫工則云此龍宮聖母之廟雲朔編氓村村祀之以禱雨澤者也其正中南面端座爲龍宮聖母像旁而座者六則黃青赤白黑

五龍王及雨師焉侍立將相水部神也其上層雲壇則風伯雷公雲將風姨電母虹童暨天神直符功曹判官凡行雨之神無一不合祀之東壁則爲出宮行雨圖聖母立水晶宮侍女作樂候直符使者捧玉皇旨命行雨諸神領雨脚分數則隨玉案金爐香烟中飄縵而出天神駕雲前導測雨所至直符乘馬五龍王騎五色神龍雨師風伯風姨咸駕靈獸雷公電母雲將虹童與諸天神水神皆乘雲御風而行各執器具各展技能以行雲施雨於被澤之方其山神土地皆攜虎狼以迎送於其下廟西壁則爲雨畢回宮圖五龍王易龍乘馬執縛旱魃之神及雨師風伯攬轡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十二

而回風姨電母同車迴輪雷公斂鼓雲將收雲虹童出虹與諸天神水神仍乘雲御風以歸聖母據案南向立候直符以繳玉旨此三圖之結構也余息氣以聽凝神以觀覺壁上神彩飛動咸凜凜然有生氣者再叩其本於何書則稱出自道佛藏經且告殿視大小繪有繁簡尚少諸神憫旱請雨天門及雷擊旱怪之狀更覺神奇其說未嘗不疑齊諧之志怪也然細繹經史子集遐稽山海楚辭繁露文選搜神述異古今詩賦諸書所載大海龍宮波神出沒御馬騎龍出雲降雨阿香推轂玉女披衣雨師滴水風伯飛車力士引鼓童女施鞭豐隆軒其震霆列缺閃其照夜者

卽所稱旱魃爲虐若望雲霓雲行雨施雷電皆至雲從龍
龍噓氣成雲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九天之雲下垂四
海之水皆立者也觀其圖雖若可駭而可異原其理究亦
至易而至平古帝王以大易占天雲漢憂民何莫非彰其
代天司令以錫福於我蒸民者閭閻之合而祀之宜也又
何疑其神怪也哉新立培風堡民七戶并城北農人建龍
神廟於堡西廟成繪像因述粉壁畫工之匠心故事以爲
記

恒麓書院碑記

桂敬順

州治東有恒麓書院隕毀既久署州事黃州龍公重議興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十三

復未竟其功而去余繼成龍公之志修葺完好捐貲延師
招州人士及童蒙之願學者來學焉中爲齋曰崇古後爲
堂曰仰止旁爲左右廡爲肄習之所且將謀立學田以備
餼廩焉書院去文廟百步去恒山十里許廟中之鐘鼓琴
瑟俎豆冠裳足以警昏惰而啟其畏敬之心山中之朝霞
夕暉仙靈古蹟足以長性情而發其天機之趣諸生徒誦
讀其間含咀英華變化氣質郁郁彬彬安知不皆爲當世
之名儒國家之善士哉是爲記

重修白塘橋碑記

吳炳

按周官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其中溝洫畛涂川澮之

制莫不備具而獨無橋梁之文說者謂五溝五涂莫不有梁無待言而見爾雅謂隄爲梁是也後世井田之法墮而溝洫之制不修獨有水之處皆有橋梁以通行路其制不一有壘石成之者有浮舟聯之者有斬木架之者然壘石浮舟利於東南而艱於西北蓋西北之水奔迅湍激移徙靡常架木之制冰合成而冰泮撤勢固應爾春秋傳謂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是也應州桑乾河源出馬邑洪濤山合金龍池諸水由馬邑南山陰北流經州西境涼亭村諸處迤邐至白塘村而大其地當宣雲歸綏之衝仕宦冠蓋農工商旅以暨京府文檄往還幾於輪蹄交錯值靈雨驟漲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十四

既巨濤澎湃轉瞬縮流又砂礫漫衍勢不受艇難以方舟舊於秋深水涸時架木填土爲橋春暮冰解拆撤令鄉人董其事頗利行旅戊子秋雨水連縣西岸經暴漲冲塌二十餘丈河面漸寬所存椿板搭蓋不敷往來阻隔將有病涉之虞爰捐廉俸購買木植增修而遠近衿耆亦願協力鳩工富者施其財貧者効其力無待董勸而匝旬告成請予記其事予謂桑乾河由晉而燕歷十數州縣至蘆溝橋滙衆流而歸於海其間橋梁建設不可勝數而第一橋起於白塘村此邦之人能審輕重緩急不惜財而濟及賓旅使往來者無臨淵裹足之嘆以視捐有用之金錢邀福於

淫祠瀆祀之室者相去蓋天淵矣而予忝司應牧杠梁旣成車徒之擊互亦得藉以告無罪云遂援筆而記始末於碑陰

重修大同縣學碑記

虔禮寶

大同北懸關外扼飛狐鴈門之口習俗尚武寡文自秦漢以來固已然矣及後魏建西京立國學則人才亦斌斌輩出前明迄爲重鎮人物科第之盛埒關南郡縣有學始於萬歷三年先是與府同學巡道馮子履相地別建後三十年邑令孫體元鑿泮池建奎樓

國朝初年大司馬馬公重修後率二十餘年一修治見於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十五

碑碣蓋關北地寒多砂礮故頻治虔禮寶以去歲由高平來莅茲土距乾隆六年邑令李伯謙修學已三十年矣仰視殿廡將圯壞風雨不飭愀然將事若疾於心爰出俸興修邑之紳士悅而來會飲金四百其不足者令益之以三十七年四月八日治工百日乃竣凡材木瓴甃丹牖之事工役之稍食爲金六百有六十不請帑不徵斂宮牆以內傾者立之欹者正之朽者易之漶漫者丹牖之爛然改觀人文其兆董是役者教授郎君克謙實盡勸相焉旣成釋菜於廟乃揖衆而進之曰昔在帝舜察於人倫命司徒契敬敷五教夫子慮後世之失其傳而趨出於異端也乃刪

定六經以正萬世之人心而教之學學也者學爲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也盡其道則爲聖而反是則不得爲人聖人之謂集大成而諸生講習討論之地則曰明倫之堂明倫者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燦著於六經而實燦著於人人自爲之心此夫子所以爲萬世宗而天下之所以立學而廟享者也廟之不修有司之責也諸生今與令共成之矣明倫之學士之責也令願與諸生共成之且歷代邊陲今居庭戶士變其武健之習方莘莘然奮志於文教此

國家深仁厚澤漸摩涵煦之所爲有司欲宣恩德明教化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十六

敢不益舉其職稱

朝廷立學明倫之指與皆曰善請書爲記且告來者也

永禁義塚挖土碑記

錢文梓

天邑土瘠而多城地荒不治城外西北隅有高阜焉其土色黃而質潤可以資垣墉塗墍茨而義塚於茲是設邑中無賴子爭逐利焉於是棄骸如林白骨成坵土人習而安之恬弗怪也余聞而駭甚曰人之無良一至此乎是可忍孰不可忍亟令揜埋無少緩但其中雜馬牛骨甚夥有僧人善鑿擇者令分別去取鑿深坎聚而瘞之其未經發掘者率多旁見側出纍纍然如犬牙之交錯乃築土墻以蔽

翼之署友高君翔漢介休張生廷文董其事事竣請於
藩憲朱 府憲吳 給示嚴禁有盜義塚土者罰無赦勒
石於西城外大路旁以垂永戒澆風頓息按明史闖賊破
大同將入京曾駐兵天城民遭屠戮殆盡嗚呼此塚中殘
骨所自來歟今斯民幸生

聖世中外一家休養生息惟此殘骨忍聽其委諸荒郊不獲
庇一坏之士歟聞曩者歲比不登民多困苦自余辛卯秋
承乏茲邑以來雨暘時若歲獲屢豐洪範五福六極之徵
如響之應聲不爽銖黍嗚呼此非善氣致祥之一驗乎我
邑人士其敬念之毋忽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十七

招墾牧廠曠地碑記

威中額

豐鎮東北卽蒙古察哈爾正黃旗遊牧地也其南毗連民
地者爲太僕寺牧廠東自哈檀和碩西至阿魯十八兒太
綿長二百餘里寬濶四五十里自乾隆二十年間因水草
不均移廠於正藍旗之商都河地方遂爾曠廢於今十餘
年矣其間率多膏壤內外農民樂郊致慕乾隆三十年冬
直隸總督方 察哈爾都統巴 前大中丞彰 仰體
聖天子重農勸稼愛養黎元之至意以廠地荒廢日久召民
承墾利濟邊疆合詞具奏特荷

勅部議准復輕其賦稅分別本折徵銀按畝一分四釐納米

每頃一石一斗二升一夫授田百畝五頃共成一分如遇
交界山溝不足五頃者爲畸零地畝時委大員經營區畫
膺其任者歸綏觀察長公安前平陽太守今調太原郡徐
公浩本郡太守史公奕瓌朔平太守羅公士昂前別駕今
陞員外郎朝公璧寧遠別駕五公明阿各委佐貳督同丈
明共得地二萬三千三百頃有零以豐鎮寧遠爲四號立
六十七處村莊並畱設村基場圃分駐專營塘汛隸寧遠
者十之二屬豐鎮者居其八田聯地接克資守望之稱甚
布星羅允藉稽查之密遂爾通示州邑農民雲集編號掣
籤各歸樂土兩載經籌已云周備第因山原間錯丈之時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十八

未免肥瘠未均是以膏腴之產農民播種爭先磽瘠之區
地戶畏難殿後且有豪強侵佔隸胥隱匿良懦未免向隅
今大中丞蘇 來撫三晉首以開墾爲生計之本訪得牧
地民隱急切偏枯復委本郡太守史公朔郡太守羅公專
督委官履畝清丈自乾隆戊子夏仲起至秋初告竣共丈
得豐鎮所屬除豁除沙石河嫌等地一千二百三頃九十
畝可墾地一萬八千七百七十九頃零正經界以鋤強梁
追侵隱以惠窮黎意甚盛也某荷憲恩以地定繁難缺更
司馬謬膺荐擢深切冰淵所當殫心竭力共効懇誠往來
阡陌爰相爰度將各村號細數繪圖勒石永昭遵守俾家

喻戶曉不受欺愚此皆 大中丞念切愛民之惠政又賴
兩太守心殷除弊之仁風而某與共任厥事者應州吳牧
炳渾源州魯牧潢大同吳令毅陽高石令文秀亦皆克體
憲懷維勤維慎以冀釐定一切者也若夫養民既厚化導
爲先職在守土實深兢凜所望爾民淳樸務本力農和氣
召祥豐年屢告著休風於新地成美俗於邊疆共享昇平
咸歌大有爰爲搦管弁言勒石永誌勿諼是爲記

重修大同縣內署碑記

虔禮寶

余少讀史傳晏子宅惟近市蕭相居不治垣未嘗不嘆古
人規模宏遠不屑屑于居處爲也况仕路遷徙無常所謂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十九

明年又在何處者乎辛卯春三月自長平調任是邑衙署
自堂自廡及側房耳屋毋庸修治惟內署傾圮過甚日則
雲影天光夜則銀河列宿皎然于殘椽敗瓦間將聽之則
勢儼然不可終日欲更新之又重違古人隨遇而安之義
用是輾轉于心莫能自決既而思之孟子有言知命者不
立乎巖牆之下立且不可况棲息乎于是棟楹椳栴之朽
折者更之葢瓦級甃之破缺者易之基壤之窪下洿濕者
增益之基東北地缺尋尺近署居民願補以閒壤復倍償
其值以受之無侈前制無傷民力土木甃石之價各工工
值車驢運夫之資一倣民間僱值親爲日給不使吾民胼

胝之餘更受吏僕腴削之苦是役也經始于五月初旬落成于七月下澣爲門一爲廳五爲東西廡各三爲西軒亦三功旣竣復築以亭題曰補取近思之意也獨是恒安閭閻撲地茅檐蔀星如斯署之不堪棲息者恐復不少職在牧民更余懷所切切者

創建河神廟碑記

傅修

夫工作之興有創有因其成也有衆有獨因而出於衆者事成則揭其興廢之由捐輸之自勒諸石以遺後有示勸之義焉若創而出於獨則其責固然無所爲勸也况建廟所以妥神而必勒石以遺後者何明素志也今河神廟之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二十

建創也余所獨也事成而表以石則余之素志在是耳余前宰山陰其地有桑乾之水巨浸也夏雨秋潦奔徙無常率爲民病戊戌量移大同見東關玉河水勢與桑乾埒而附近城垣尤患逼噬蓋一郡之休咎關焉余思名山大川必有神焉主之而其氣常與人爲感通吾竭誠敬以事之將必有格於幽冥者歆吾祀而虐吾人神不爲也在山陰時卽欲廟祀河伯以邀庇其民而匆匆未暇今至此其容已乎辛丑三月相地於河西旣除旣治建正殿三楹輔以兩廡環以繚垣匝月告成悉出已貲而不動衆又爲之置官田若干畝余之素志於是乎始伸矣且余聞之士人神

舊有廟基址亦在河西今之流水處也蓋前之日廟存而河安於東其去城也遠後之日廟毀而河趨於西其去城也近廟之存亡豈細故哉自今以往守土者歲修祀事庶幾邀靈河伯使河流復歸故道永無逼噬之患斯則余創之之意而繼此者其亦因所因而相勸於無窮乎既誌其事因並列租地於左

重修大同府學碑記

文光

嘗稽載籍咸稱雲中處邊徼爲用武地而其人亦驍勁成風余於辛丑春來守斯郡觀其風土人情要皆質樸淳龐唐俗遺意猶有存者及接見其縉紳人士乃爾雅彬文進大同府志

退揖讓間盎然尙餘卷軸氣於以知

卷之二十八

藝文

二十一

國朝大文郁郁聲教遐宣涵煦於百數十年之深雖卉服雕題莫不烝烝日臻雅化况雲中爲

神京拱輔近依數百里之間乎比瞻禮鬢宮則殿宇摧頽丹漆亦皆漫漶余惻然心惻廟貌不揚其何以妥神明而崇禋祀殊非所以勵士習敦風教也爰捐俸廉鳩工庀材自大成殿明倫堂廡殿軒楹庖湑齋舍衙署表坊以及繚垣甬砌概行修葺並加繪塑焉翬飛翼跂輪奐改觀工始于辛丑秋七月竣事於壬寅冬十月歷時經歲有奇落成因釋菜以奠之諸生羣請記於余且歸功焉余謂凡所以

振文教端土風皆守土之責也區區祠廟之是飭何有哉
雖然有不可以不記者今當

聖天子在上右文稽古納多士於膠庠型以仁讓淑以詩書俾
霞蔚雲蒸後先迭起應昌期於重熙累洽之餘古所稱驍
勁成風者其殆不變而化臻鄒魯焉是所厚望也洎夫斯
廟之無使剝蝕嗣而葺之想後之君子自良有同志烏庸
贅誌哉是役也董事者爲廩生李毓全鍾奇武生楊得靈
此三人者例得書名是爲記

養泉記

傅修

治西南四十里有口泉焉其源出于鳳山之峪匯爲池鳳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二十一

山者卽誌所謂坤雲山也青葱秀麗下與池水相映池方
廣僅三四尺晶瑩而澄澈清可見底不涸不溢望若止水
而餘流屈曲漸行數十武逶迤而下鏘然有聲東北注煙
嶺諸邨又北注武川水其外皆平疇綠野資以灌溉邑稱
衍沃鄉之民蓋重賴云余奉調雲中于茲六年矣自慚德
薄無以副

朝廷牧養斯民之責幸雨暘時若而川泉之美又足以潤地脉
而補民力之窮因歎造物者之設施于吾邑爲獨厚也今
年春小阜焦勞夙夜方竊憂之適以公事道出西南而麥
隴青青一望無際水禽飛拍時上下于綠雲紅樹間又歎

吾邑之幸有斯泉不獨補民力之窮而兼以補吏治之拙也誌稱泉之上舊有亭久已蕪廢年來土人相與神之而題其額曰潛龍余曰嘻此何可哉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其象傳云遯世無悶龍德而隱者也方今

聖人作而萬物覩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奚所取于遯世云者且大易言寒泉之食其象傳則曰井養不窮言山下出泉其象傳則曰蒙以養正夫降膏露出醴泉使吾民無旱魃之災者天地之所以養民也海隅向化兵革不興使吾民得優游于耕鑿之天者帝王之所以養民也若夫戒之董之培養而植立之使無負爲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一二十三

聖世之民而長享夫天地自然之利者則守土者之事矣爲吾民者鑿斯泉之甘也當思有以養其和鑿斯泉之清也當思有以養其廉鑿斯泉之浩乎莫禦也則慨然有忠君愛國之念而有以養其義勇其或臨池洒翰歌詠太平如泉之噴珠而濺玉也則有以預養其華國之才此蒙養之義所以通諸井養也然則余之所屬望于民者豈惟是年豐人樂區區八口之養乎哉其卽以是爲養泉俾永誌余言于勿諼爾鄉人欣然謝曰吾儕小人今始知養之爲義大也而今而後見茲泉者如見我公之德焉咸願鐫之金石遂次其說以貽之并捐俸建亭追舊制也

大同府志卷之二十八終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二十四

